

厄鲁特蒙古史论集

马汝珩 马大正

青海人民出版社

912

厄鲁特蒙古史论集

马汝珩

马大正

青海人民出版社

厄鲁特蒙古史论集

马汝珩 马大正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8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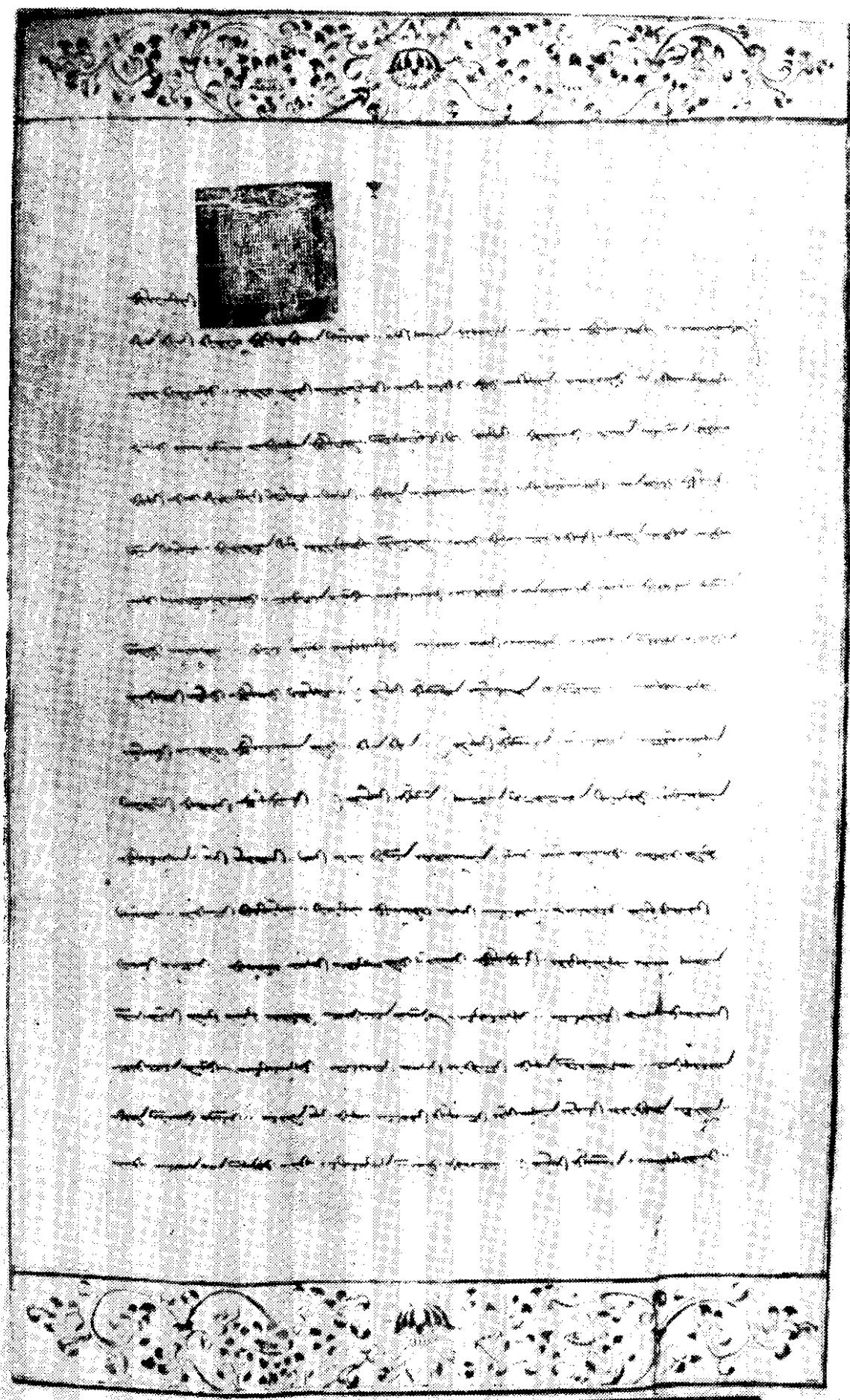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8.875 插页: 3 字数: 220,000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统一书号 11097·58

定价0.77元



图版1. 691年噶尔丹致沙皇信。

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

天之所培者人雖傾之不可殛也
天之所覆者人雖裁之不可殛也
嗟汝準噶爾何狙詐相延以世而為賊也強食弱衆凌寡血人於牙而莫知
悔易也云興黃教敬佛菩薩其心乃如夜叉羅刹之以人為食也故罪深惡極自作之孽難逭活也先是
分封四部衆建宰桑四國什墨廿一昂吉蓋欲繼絕舉廢以休以息也而何煽亂不已焦爛為期終於淪
亡胥盡伊犁延袤萬里寂如無人之域也是非我佳兵不戢以殺為德也有弗得已耳西師之什實紀其
詳悲也以其反覆無常遲益久而害益深則其叛亂之速未嘗非因禍而致福也是蓋
天佑我皇清究非人力也伊犁既歸版章久安善後之圖要焉已定者詎宜復失也然屯種萬里之外又未可
謂計之得也其潛移默運惟
上蒼鑒之予惟奉時相機今日之下亦不敢料以逆也是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所由作也
乾隆二十三年歲次戊寅秋七月之吉御筆

圖版 2.3. 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碑文

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之碑

天靈可覆仰我皇清明不有惟清奉

其天無海地應應主光世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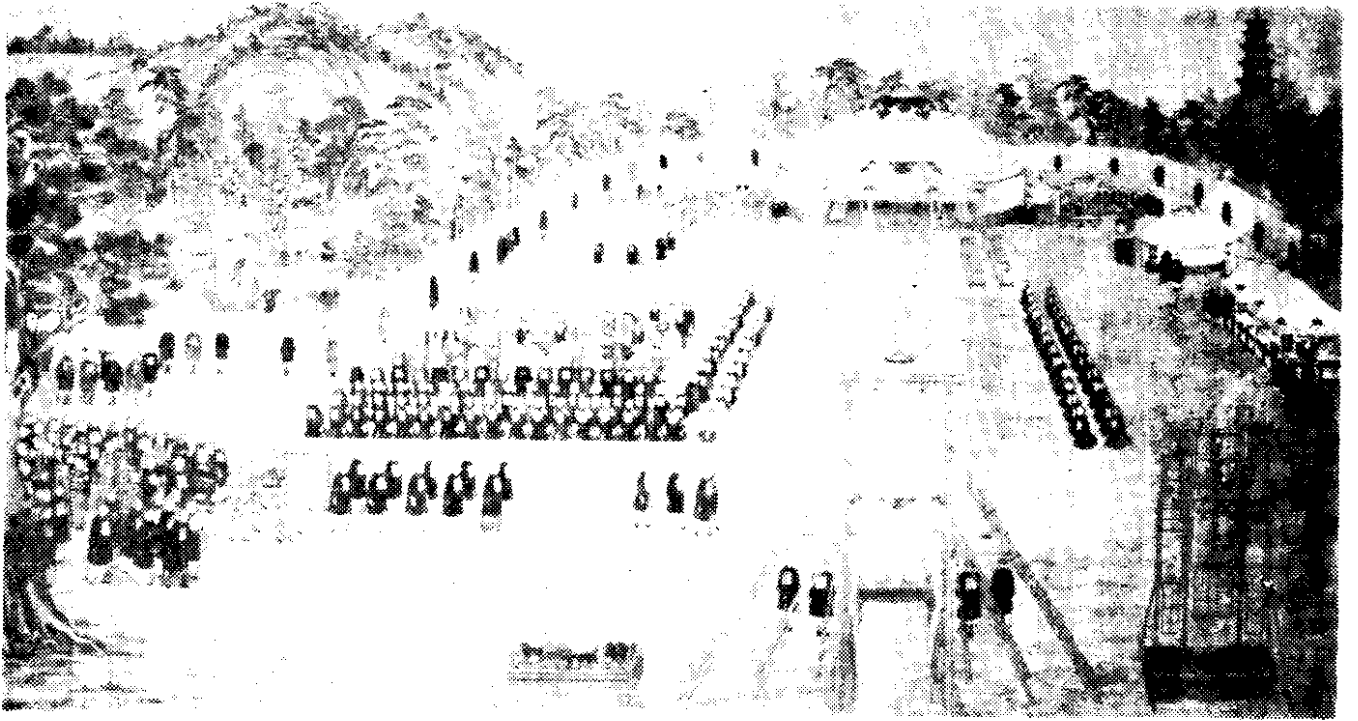
上

世世聖主是宅中皇者其武

聖

聖

世宗憲皇帝聖訓
乾隆二十三年歲次戊寅五月之吉御筆



图版4. 乾隆在避暑山庄万树园宴请三车凌图



图版5. 游牧在伏尔加流域的土尔扈特部落



图版6. 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画像

前 言

厄鲁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的重要一支，历史上亦称漠西蒙古。早在元代以前，即以斡亦剌惕的名称载于我国史册，明代又称瓦剌，至清代始称厄鲁特，或称卫拉特。长期以来，厄鲁特蒙古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奋斗，开发了祖国的西北边疆，发展了本民族的经济、文化，为推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厄鲁特蒙古分为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四大部落，在清代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在清代前期一个多世纪中，准噶尔雄踞天山南北，和硕特进据青藏高原，而土尔扈特大部分则远徙伏尔加河下游。其势力所及，不仅促使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而且也影响其邻近亚洲各部族历史的进程。因此，厄鲁特蒙古的历史活动，不仅是中国蒙古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代史、西北民族关系史、中亚史和中俄关系史等学术领域的研究对象。

对厄鲁特蒙古史的研究，我们的前人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但自本世纪初以来，这一研究领域却显得相对沉寂。直到近几年，在蒙古史、清代史、中亚史、中俄关系史研究逐步深入的基础上，厄鲁特蒙古史的研究也出现了复苏与活跃的可喜局面。我们对厄鲁特蒙古史的学习也正是始于此时。收录在本集的文章，是我们近几年来探索这一学术领域的不成熟的记录。

这里收录的十五篇文章，按内容大体上可分四组。前三组分

别论述了和硕特、准噶尔和杜尔伯特、土尔扈特诸部有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最后一组则是对厄鲁特蒙古历史研究和有关资料的评述。多数文章曾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过，此次汇集成册，除个别文章作了内容上的补充，一般只是略作文字上的修饰，基本上保持原样。需要说明的是，《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反抗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斗争》和《略论准噶尔民族政权的奠基人——巴图尔珲台吉》两文，是马汝珩同志分别与王思治同志和成崇德同志合作撰写的；《论准噶尔贵族对南疆的统治》是马大正同志与蔡家艺同志合作撰写的。

现趁论集出版之际，谨向曾以各种形式对我们的学习和研究给以指导、关心和支持的诸多师友表示感谢。

马汝珩 马大正

1982年9月，北京

目 录

前 言

- 1 顾实汗生平述略
- 19 厄鲁特蒙古喇嘛僧咱雅班第达评述
- 35 论罗卜藏丹津叛乱与清政府的善后措施

- 52 略论准噶尔民族政权的奠基人——巴图尔珲台吉
- 72 论准噶尔贵族对南疆的统治
- 89 噶尔丹与沙俄
- 107 论阿睦尔撒纳的一生
- 121 论杜尔伯特三车凌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

- 137 土尔扈特蒙古系谱考述
- 152 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反抗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斗争
- 192 试论渥巴锡
- 211 渥巴锡承德之行与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
- 226 土尔扈特蒙古东返人、户数考析

- 236 苏联史学界利用俄国档案研究准噶尔历史概述
- 253 土尔扈特蒙古史研究简述

顾实汗生平述略

十七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明末清初我国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汉族农民军与腐朽的明朝封建势力在中原地区进行着殊死的大搏斗，而崛起于东北一隅的满洲贵族势力以锐不可当之势长驱入关，与农民起义军和明朝封建势力形成逐鹿中原之势。它们以各自阶级的与民族的斗争需要，迅速调整自己的力量，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局面。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我国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也在急剧地变化。崛起于天山北路的厄鲁特蒙古游牧民族，不仅使它的近邻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受到威胁，而且它的势力扩展到甘肃、青海与西藏，使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上述地区民族关系变化过程中，厄鲁特蒙古著名领袖顾实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在十七世纪前半期蒙藏关系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近几十年来，在中外有关西北民族史和西藏史的论著中，对顾实汗的历史事迹已有一些阐述，但对他一生的活动，还很少作系统、全面的论述，我们仅就所能接触到的资料，试图对顾实汗的一生略作介绍与评述。

一

顾实汗（又作固始汗，一五八二——一六五四），本名图鲁拜琥（Tho-ri-pèi-hur），是我国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著名领袖。据中外文献记载，大都认为他出身的和硕特部是元太祖成吉

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顾实汗是哈布图哈萨尔的第十九世孙。^②其祖父博贝密尔咱、父哈尼诺颜洪果尔世为卫拉特汗，顾实汗是哈尼诺颜洪果尔的第四子。^③顾实汗少年时期就以勇武而著名，据《青海史》记载：一五九四年（明万历二十二年），当时他只有十三岁，便统率军队击败俄伽浩特^④的四万士

① 参阅祁韵士：《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81；《国朝耄献类征》初编，卷93，《青海厄鲁特部总传》；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2，《青海额鲁特蒙古游牧所在》；霍渥斯：《蒙古史》第1卷，第500页，1876年伦敦版。

② 松巴堪布著、杨和璠译注：《青海史》第70页，注80，1967年印地安纳大学出版社；王树枏：《新疆图志》卷16，《藩部》一。

③ 关于顾实汗在其兄弟中排列次序，文献上记载不一。汉文资料多记为行四，如祁韵士《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载：“哈尼诺颜洪果尔有子六：长哈纳克土谢图、次拜布噶斯、次昆都仑乌巴什、次图鲁拜琥、次色棱哈坦巴图尔、布雅鄂特欢”（《国朝耄献类征》初编卷93，《青海厄鲁特部总传》）；张穆：《蒙古游牧记》亦载：“（哈尼诺颜洪果尔）有子六，图鲁拜琥其第四子也。”（卷12，《青海额鲁特蒙古游牧所在》）。但在民族文字史料记载中与上引汉文资料有些不同。蒙文史籍《青史》中载：“拉尼诺颜（即哈尼诺颜洪果尔——引者）的长妃生二子：阿毛海·班图，哈斯嘎·土谢图（即哈纳克·土谢图——引者）。……小妃生子五人：巴博会·巴图尔（即拜巴噶斯——引者）、土米·卫成、昆都仑、土尔克齐、多罗·固什列·格根汗（即顾实汗——引者）”（谢再善译注：《蒙古青史译著稿》第96页，1980年西北民族学院研究室铅印本）；而《青海史》中载：哈尼诺颜洪果尔与其妃阿海哈敦生五子，“即所谓‘智勇双全的五虎’，图鲁拜琥是五虎中的老三”（第34页）。可见民族文字的记载亦不一致。据日本学者山口瑞凤的研究，哈尼诺颜洪果尔之长子哈纳克·土谢图为其第一夫人所生，其余五子（包括图鲁拜琥）皆为第二夫人所生，图鲁拜琥在阿海哈敦所生五子中行三，总的排行居四（详见山口瑞凤：《顾实汗控制西藏的经过》，载《岩井博士古稀纪念典籍论集》第763、764页，1963年开明堂版）。笔者从山口瑞凤之说。

④ 俄伽（Mgo-dkar）一词，解释不一。意大利学者杜齐认为：“俄伽即察哈尔，蒙古人称林丹汗为‘秃头’”，见《西藏画卷》第1卷，第698页，注495，1949年罗马版。此说恐误。据杨和璠解释：“俄伽系指穆斯林而言”（《青海史》第70页，注83）。按“俄伽”为藏语白头之意，而“浩特”系蒙古语城市之意，俄伽浩特可解释为指“头缠白布信仰伊斯兰教的部众”。

兵，①因而“威名大震，所向无敌”。②

一六〇六年（明万历三十四年），顾实汗二十五岁时，其生母阿海哈敦去世，他“为作超荐，广济贫乏”，③因而博得部众的拥戴。就在这一年（一六〇六年），厄鲁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发生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给双方人民带来极大灾难，据《续藏史鉴》记载：“战祸最劣（烈），民受荼毒，二部行道几为阻滞”。④在这紧要时刻，顾实汗不畏艰险，大胆地来到喀尔喀，通过巧妙而高超的调解活动，平息了战争，给两部人民带来了和平。⑤代表西藏佛教格鲁派（即黄教）与蒙古诸部联系的东科尔呼图克图与喀尔喀首领们对顾实汗的调停活动“极为推重”，⑥赠给他以“大国师”的称号，⑦从此，图鲁拜琥便以“顾实汗”（顾实为国师之音转）闻名于世。

自一六〇六年（明万历三十四年）到顾实汗进据青海前夕的一六三六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关于他这段时期的活动，国内历史文献中记载甚少，我们从俄文档案和西方著述中还多少可以看出他活动的大致轨迹。在俄国档案文献中第一次出现有关顾实汗的记录是在一六三〇年（明崇祯三年），据同年十二月六日乌法（Уфа）地方官的报告，说拜巴噶斯的弟弟顾实台什（即顾实汗——引者）的使者这年的八月二日以前曾到乌法，这说明顾实汗此时已同沙俄地方当局发生了接触。当时顾实汗率其

① 杨和璜译注：《青海史》第34页。

② 刘立千译：《续藏史鉴》第74页，1946年华西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版。

③ 善慧法日著、刘立千译、王沂暖校：《宗教流派镜史》第223页，1980年西北民族学院研究室铅印本。

④ 刘立千译：《续藏史鉴》第74页。

⑤ 杨和璜译注：《青海史》第35页。

⑥ 刘立千译：《续藏史鉴》第74页。

⑦ 杨和璜译注：《青海史》第35页；并见达斯：《关于西藏宗教与历史的文献》第163页，1970年德里版；纳楚克道尔济：《喀尔喀史》第33页，1963年乌兰巴托版。

所部同杜尔伯特首领达赖台什共同游牧于恩巴河和喀拉库木河一带。^①据日本学者若松宽的推断，杜尔伯特部的达赖台什与和硕特部的顾实汗、昆都仑乌巴什当时所以到喀拉库木河一带游牧，是与一六二五年（明天启五年）准噶尔部的内乱有关。^②这次内乱是准噶尔部贵族楚琥尔和拜巴珠争夺牧产引起的。事情虽然发生在准噶尔部，但它却波及到厄鲁特各部，发展成为整个厄鲁特蒙古的大内乱。^③达赖台什和土尔扈特部长和鄂尔勒克支持拜巴珠台吉而反对楚琥尔，而罕德尔台吉和土尔扈特的墨尔根德穆尼则支持楚琥尔，双方经过长期的厮杀，最后楚琥尔与墨尔根德穆尼联军虽然取得胜利，但其部民也伤亡惨重，一六三〇年达赖台什和顾实汗正是由于这场内战而转移到喀拉库木河一带的。

一六三二年到一六三四年间，顾实汗的游牧地区转向了额尔齐斯河支流托波尔河流域。这时同他一起游牧的除杜尔伯特部达赖台什之外，还有已被俄国灭亡的西比尔汗国库程汗的后代。据托波尔斯克贵族米哈伊·乌沙科夫的报告：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右岸雅梅什盐湖地区，有很多顾实汗的兀鲁斯，并有“二千多武装士兵在雅梅什湖宿营”。^④一六三四年（明崇祯七年）冬，顾实汗率其所部参加了达赖台什和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共同发动的远征哈萨克的军事行动。在这次征战中，厄鲁特蒙古联军取得了胜利，俘虏了哈萨克苏丹伊希姆汗的儿子扬吉尔。^⑤

① 参阅若松宽：《俄国史料中所见顾实汗的事迹》，载《史林》第59卷，第6号，第44页、46页。

② 参阅若松宽：《俄国史料中所见顾实汗的事迹》，载《史林》第59卷，第6号，第47页。

③ 关于这次内乱，可参阅若松宽：《哈喇忽喇的一生》，载《东洋史研究》第22卷，第4号，1964年。

④ 若松宽：《俄国史料中所见顾实汗的事迹》，载《史林》第59卷，第6号，第50页。

⑤ 参阅霍渥斯：《蒙古史》第1卷，第618页。

顾实汗在托波尔河的游牧活动，势必引起俄国地方当局的关注，因而不可避免地与之发生矛盾与纠葛，这主要反映在双方要求释放被对方扣押人员的交涉上。一六三四年（明崇祯七年），顾实汗掠去一些塔拉与秋明地区的俄国纳税属民，俄国塔拉当局则扣押了顾实汗派往塔拉的使者卡茨。^①卡茨原是布哈拉伊玛穆库里派往顾实汗处的商队领队。由于卡茨被俄国当局扣押，致使布哈拉与顾实汗发生了冲突。为此，顾实汗向俄国地方当局坚决要求释放卡茨，双方几经交涉，俄国塔拉当局终于释放了卡茨，而顾实汗放回一名俄方俘虏，他提出其余俄国俘虏必须由俄国虏去的曾和他一起游牧的库程汗的两个孙子——阿布赖和塔阿乌嘎来交换，并声称：“俄国如不交还就难以得到持久和平”。^②交涉的结局，史料中未见记载，但可以看出顾实汗为维护本民族利益，与俄国扩张势力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应该指出，顾实汗在上述地区游牧时期，正是厄鲁特蒙古兵戈扰攘的动乱年代。自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厄鲁特蒙古各部不断同喀尔喀蒙古及哈萨克诸部发生军事冲突。据俄文档案资料记载，一六二一年（明天启元年），以准噶尔部长哈喇忽喇为首的厄鲁特各部的首领们，因受喀尔喀蒙古阿勒坦汗^③的压力，“他们会合在鄂毕河并在那里修了城堡，因为阿勒坦汗打败了他们，俘走了哈喇忽喇的妻妾、儿女，阿勒坦汗还征服了哈萨克，

① 此处卡茨可能是人名，也可能是：1.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一种官名；2.藏语中对居住在喀什米尔、阿富汗一带人的泛称。

② 若松宽：《俄国史料中所见顾实汗的事迹》，载《史林》第59卷，第6号，第62—63页。

③ 阿勒坦汗是俄国人对我国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所属和托辉特部王公硕垒乌巴什及其子俄木布额尔德尼、孙额璘沁罗卜藏台吉的称呼。这里指的是第一代阿勒坦汗硕垒乌巴什。

把哈萨克人逐出了他们原游牧的诺盖草原”。^①两年后，即一六二三年（明天启三年），哈喇忽喇又与阿勒坦汗^②发生了战争，厄鲁特各部首领在这次战争中“一致抵抗过阿勒坦汗及其同盟者”，^③但惨败的结局给各部带来严重的损害。

与阿勒坦汗的这次大规模战争刚刚结束，一六二五年（明天启五年），在厄鲁特内部又爆发了前面所说的那场大内乱。这场内乱“使卫拉特领地的内部形势大大地复杂起来”，^④它不仅给各部牧民带来巨大灾难，而且造成各部首领间的严重分裂，厄鲁特四部联盟中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土尔扈特部部长和鄂尔勒克因受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哈喇忽喇之子）的排挤，于一六二八年（明崇祯元年）率其部众迁往伏尔加河下游。此后不久，顾实汗与巴图尔珲台吉的关系也日趋紧张，“以致发生武装冲突”。^⑤尽管“这场冲突很快以和解告终”，^⑥但长期的内乱与外患，严重地危害着厄鲁特各部牧民的和平游牧生活。作为和硕特部首领的顾实汗，为维护部族的生存，摆脱战乱不息的处境，转移牧地以别图发展，便成为他最为理想的出路。而恰在此时，顾实汗接到了西藏黄教代表请他进军青海的要求，正好为其部民迁徙提供

① 《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第113页，1959年莫斯科版。

② 这个阿勒坦汗已是硕垒乌巴什之子俄木布额尔德尼，见《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61，《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总传》，据若松宽考证：俄木布额尔德尼“是在1623年其父死后成为汗的，他与卫拉特继续了七年多战争，到1629年双方才媾和”。见《阿勒坦汗传考证》，载《内田吟风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集》第532页，1978年东京版。

③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144页，1964年莫斯科版。

④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144页。

⑤ 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32页，转引自《准噶尔汗国史》第169页。

⑥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169页。

了有利时机。从此以后，这位游牧民族领袖便以黄教护法者的姿态，走向统一青藏高原的政治舞台。

二

顾实汗登上统治青藏高原的政治舞台，看起来似乎有些偶然，但实际上是有其深刻的政治与历史背景的，如恩格斯所说：

“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①顾实汗正是顺应当时青藏地区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而出现的。

顾实汗进据青、藏地区的前夕，正是西藏的黄教与其他喇嘛教派系之间斗争激烈时期。自十五世纪初宗喀巴在改革西藏喇嘛教基础上创立黄教之后，黄教在西藏地区得到迅速的发展，特别是甘丹、哲蚌、色拉以及扎什伦布等黄教寺院建立后，^②黄教已逐步形成庞大的寺院集团，其势力已远及阿里、康区、安多等地。十六世纪末，蒙古土默特首领俺答汗进据青海皈依黄教后，青海地区的黄教在他的倡导与支持下也得到了很快的传播。黄教势力的膨胀与扩大，势必影响到其他教派属区封建势力的利益，因而引起了其他教派的敌视与打击。一六一八年（明万历四十六

①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

② 甘丹寺建于1409年，哲蚌寺建于1416年，色拉寺建于1418年，以上三寺皆在拉萨附近；扎什伦布寺建于1447—1455年间，位于后藏日喀则。